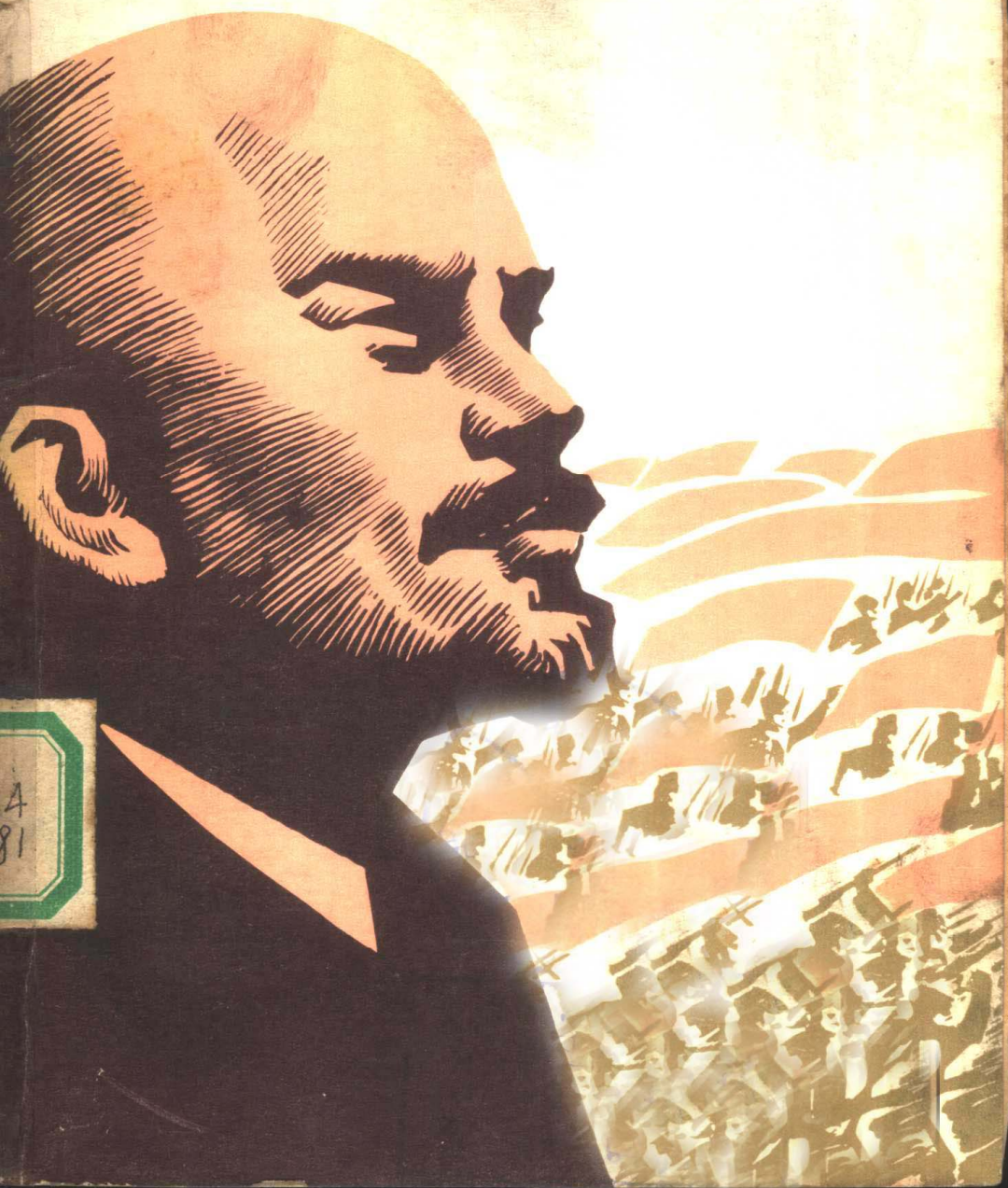


497509

02124
5/2181

列宁在十月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



ЛЕНИН

列寧在十月

1917
年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



497309

02124
5/2181

02124
5/2181

列 宁 在 十 月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

列 宁 在 十 月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0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197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7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620

定价 0.43 元

内 容 说 明

本书包括两个苏联电影剧本：《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这两个电影剧本都是描写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重要革命活动的。《列宁在十月》反映的是，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宁从国外归来，立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和雄伟气魄，领导了十月革命，组织了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统治，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描述的是，十月革命后，国内的反动势力和国外的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妄想把刚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扼死在摇篮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广大劳动人民，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和暴乱，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指引着年轻的共和国沿着社会主义大道胜利前进。

两个剧本先后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九年。发表后，很快就拍成了电影。这是苏联最早的两部以列宁为中心形象的艺术影片。它生动地再现了列宁的光辉形象，曾获得一九四一年斯大林奖金。

这个译本是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三九年的版本译出的。

列 宁 在 十 月

(电 影 剧 本)

[苏联]卡普列尔著

纪 周 译

А. КАПЛЕР
ЛЕНИН В ОКТЯБРЕ

据《О ЛЕНИНЕ》(ГОСТИЛ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39)译出。

一九一七年十月七日有一列火车从芬兰开往彼得格勒。

火车在飞驰。

列宁和瓦西里在机车上。

瓦西里紧张地凝视着充满水气的夜幕。

远方闪现出最初的灯光。

瓦西里俯向伊里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拿着这支勃朗宁手枪！”

“不，我不拿。党委托您要安安全全把我护送到目的地，那您就送吧！”

瓦西里：

“请离开车窗。”

钟声低沉。彼得格勒郊区的一个小车站乌杰利纳雅。

一支巡查队走出站房，来到湿漉漉的站台上。

一名陆军准尉走到站台值班员面前：

“哪一趟车？”

“从芬兰来的。七十五次。”

传来机车的汽笛声。

准尉转身对士官生们说：

“准备执行任务！大家注意：所有的人一律检查，……
行迹可疑者，扣留起来！”

汽笛声近。

“……士官生李亚霍夫斯基，你去检查机车和煤水车！”

巡查队在空旷的月台上散开。

车声隆隆，列车徐徐进站。

巡查队纷纷扑向各车厢口。

“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站住！”

“公民们！别着急，现在检查证件！……”

“喂，小姐！”

“请出示证件！”

瓦西里摘掉机车挂钩，纵身跳上踏板。机车开走了。

士官生们跟在机车后面追赶，吹着哨子。

机车开到很远的备用线上停下。

伊里奇向司机伸出手：

“十分感谢，同志！”

列宁和瓦西里离开机车，消失在黑暗中。

远处传来士官生们的警笛声。

彼得格勒市郊一座砖砌楼房。

瓦西里和列宁走进大门。

他们沿着踩坏了的狭窄楼梯拾级而上。

瓦西里停住脚步。

两下声音不大的拳头敲门声。稍停，又是一下。随后响起铃声。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走到门口：

“谁呀？”

“康士坦丁·彼得罗维奇，”一个带点喉音的嗓子回答。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急忙开门。

门口站着伊里奇。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请进来。”

“让您着急了吧，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啊，您好啊！……”

瓦西里：

“您好啊，安娜·米哈伊洛夫娜！”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

“您好啊，您好啊，瓦西里同志！”

伊里奇脱掉大衣，转身对瓦西里说：

“请记住：首先要同斯大林见面。”

他握了握瓦西里的手。

“好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伊里奇：

“好吧，请吩咐往哪儿走吧！”

“照直走。”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领着列宁顺走廊走去。

瓦西里：

“再见，安娜·米哈伊洛夫娜！”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

“再见，瓦西里同志！”

一九一七年的一个秋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就这样从芬兰来到彼得格勒，为的是提出立即举行武装起义的问题。

维堡区一条僻静的小街。

一座木结构的两层楼房。

一个窗子亮着。

第二天他就同斯大林会见。

瓦西里站在台阶旁，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不时向四周观望，侧耳细听，走到对面，看看亮着的窗子，又走回台阶旁。

寒气袭人。

伊里奇同斯大林的会见持续了四个小时。

瓦西里坐在阶礅上，也许是打着瞌睡。突然哆嗦一下，站起来，往上看了一眼。

窗子里的灯光熄灭了。

瓦西里环顾四周，街上阒无人迹。

他等待着。

有两个人顺楼梯下来，在楼梯过台上停住脚步。

伊里奇把两手搭在约瑟夫·斯大林的双肩上。

“好吧……”

一个短暂而意味深长的哑场。

“……一路平安！”

坚毅的拥抱。

在这个十月的夜晚，秋风狂暴地掀动着房门。门吱吱扭扭，噼噼啪啪作响，合页唧唧发声。暗淡的灯光在木板台阶上急剧地摇曳。

瓦西里等待着。

门开了，伊里奇走出来。

“好长啊！”瓦西里微笑着说。突然他抓住伊里奇的路膊，把他推到台阶里边一个黑暗角落里，用自己的身体遮挡起来。

一辆满载士官生的大卡车摇摇晃晃地沿着空旷的街道打他们身边隆隆驰过。林立的刺刀闪着寒光。

汽车消失在转弯处。

“怎么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咱们出发吧？”瓦西里急切地问。

伊里奇来到亮处。他兴高采烈，眼含微笑。

“跟您说，瓦西里同志，”他说，“十号咱们将召开中央委员会……”

他们很快走了。

“……您得办些事……”

谈话声息。台阶空寂。远方传来机车的汽笛声。不知从哪儿传来低沉的枪声……随后，门开了。

年轻的斯大林身穿军大衣，头戴军帽，从屋里来到台阶上。

他看了看四周，迅速朝瓦西里和伊里奇离去的相反方向走去。

同志们，这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

彼得格勒的一条街道。

一位演说者站在花园栅栏的勒脚上，哗众取宠地挥舞着礼帽，摇唇鼓舌，用喊哑了的嗓子粗声粗气地叫道：

“公民们！我们的自由来得不容易啊！我们含辛茹苦，忍饥挨饿，流血牺牲，才赢得了自由！……战争！要把战争打到胜利！……”

人声嘈杂。

“打倒战争！”

“让他说吧！”

一个身穿破旧军大衣的矮个子士兵用双肘拨开众人，

勇往直前，默默地朝演说者挤去。

“同志们！公民们！自由的人民需要把战争打到胜利……”演说者继续喊道，力图压倒哄闹声。

“你自个儿打去吧！”

“……我们需要把战争打到胜利，就象需要生命，需要空气一样！”演说者扯着嗓子喊道。“我们要用牙齿咬住敌人死死不放！……”

士兵登上勒脚，脱下军大衣，把它披在那个护国派的肩上。

演说者哑然失声。人群一动也不动地等着往下瞧。

“你扯着嗓子喊得够多了，现在作个榜样看看吧！”士兵说着，一把抓住演说者的胳膊。“你上前线去吧！”

爆发出一片喝采声。

“对！”

“把他拖去！”

“直接拖上军车！”

几十只手揪住演说者，硬给他套上军大衣，戴上士兵的高皮帽。

“公民们，”那个护国派挣扎着说，“我可不是应征对象呀……我本人的年龄不合格呀！……”

“你能合格的！……”

“我们优待你，不计较你的年龄……”

人们把一个士兵用的饭盒和一把木匙子塞到他手里，把他从栅栏勒脚上拉了下来。

他刚才站的地方这时已经站着一个水兵。

“请允许我代表革命的波罗的海舰队向你们致敬！打倒战争！”

欢声四起。

街角上布置着一支巡逻队。军官默默地放过一个行人，放过第二个、第三个行人，扣住第四个。

“您的证件？……”

军官不看证件，凝视着那人的面孔，然后挥挥手说：

“走吧！”

又留住另一个：

“把证件拿出来！”

审视着这个人的面孔。

“您可以走了！”

士兵们跺着脚，显得百无聊赖。

“你们搜查什么人？”一个过路人向一个士兵悄悄问道。

“谁知道呢！……搜查一个什么德国间谍……叫奥列宁的，还是什么的……”

“您的证件？……”

约定的敲门声。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开门。

瓦西里进去，走到伊里奇面前。

“您好！”伊里奇说。“请问，中央委员会几点开会？”

“十一点的时候我来接您……瞧，我带来一些彼得格勒
党委会的材料……”

“给我，给我！……”

列宁拆开信封，一封封看着，读着。

“现在有几件事要做……明天，北方区域苏维埃省代表
大会开幕。请您了解清楚，我写的那封信是否交给出席大
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了。（又拆开一个信封，读着）其
次，请您了解一下，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昨天在赫尔辛基
通过了一些什么决议？奥布霍夫工厂的群众大会召开了没
有？作出了什么决定？……我需要了解这些情况，以便出席
中央委员会会议……然后请交给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
娜……”

伊里奇停住话头，打量瓦西里一眼。

“嗯……您是什么时候睡最后一觉的？”

瓦西里皱皱眉头，回想说：

“昨天。”

“怎么啦，老弟，您干吗说瞎话？昨天？”

“不，不是昨天，是前天睡的！”

“真的睡过吗？”

“当然睡过罗！甚至还做了这样一个梦……顶长的……”

“嗯……甚至还做了一个梦……听着，现在我给你一个
任务，就是好好睡一觉。今天就睡，不准说二话。”

“好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刚才我说到什么地方了？”

“交给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对了……把这封信交给她，告诉她别担心。我所写的那个问题，维堡区委都做了些什么，让她报告我。再就是把这封信交给斯大林本人。这是给《真理报》写的一篇文章，也交给他。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搞一份四号的《统一报》给我。能搞到吗？”

“有困难。”

伊里奇微微一笑。

“我不是问困难不困难，我是问能不能搞到？”

“一定搞来！”

“那就好……最后一件事：请把这条防寒围巾交给斯大林。而且这事要做得巧妙点。”

“我懂了。”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走进房间，把一杯白水放在伊里奇面前。

“全市都买不到茶叶，”她对瓦西里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喝浓茶，可是到哪儿去弄呢？……没有，哪儿都没有。”

“是啊！您别着急，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没关系……十分感谢您。”

伊里奇喝了口白开水。

安娜·米哈伊洛夫娜退出。

“请说说，今天市里有什么情况？您见到了什么？”